

忠君與愛國的矛盾

馮虛

記得：在幼年的時候，進到過廟裡，看見有三座偶像；中間是紅臉的關羽（不知為何，稱為“關公”而不名，也不叫雲長）；兩邊都是平常的英俊白臉人物，一文一武，武裝的是岳武穆（岳飛），文士則是于忠肅（于謙）。

關羽傳統的受崇敬，是因為他的忠義：忠，容易了解，忠於劉關張“桃園結義”，敬事想作皇帝的大大哥，就是忠於國家，就是有義氣了。另外的兩位，就不那麼容易了；因為對他們來說，“忠”的定義及應用，都有些困難。

孟子，是孔子以後儒家最傑出的理論家，其建立思想體系的成就，實在不下於孔子。只是他也是理想家。他所說的“民為貴，君為輕，社稷次之”（孟子“盡心”），實在是沒甚麼人服膺，或說在歷史上少人實踐。孟子在同一章裡，就先坦率的說：“盡信書，則不汝無書。”歷代“成功”的人，大都視人民如草芥，而逢迎皇帝的喜好和利益。岳飛和于謙是例外講原則的人，也就成為“盡信書”的悲劇性人物，沒得好結果。

宋徽宗皇帝，一筆“瘦金體”的書法寫得不錯，卻是昏庸得要命，任用奸臣庸才，把政治搞得一塌糊塗，他對作皇帝也失去興趣，傳位給兒子劉桓，是為欽宗。只一年後，在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，金兵南侵，攻陷了汴京（開封），把父子皇帝俘虜了凱旋北歸。作俘虜的徽宗崩於囚所，欽宗仍在囚；另一個兒子趙構，在南京登位作了皇帝，是為高宗。

岳飛（1103 - 1141）字鵬舉，河南湯陰人。允文允武，智勇雙全。少年岳飛秉承“精忠報國”的母訓，應募參軍，入宗澤軍，屢立戰功，後來成為名將。

岳飛與當時各路的宋將韓世忠，張浚，劉錡等，都以抗金保國，恢復中原為念，連敗金兵，一時聲威大振，頗有希望。尤以“岳家軍”以最英勇善戰有名，大破金兀朮的軍隊。南宋高宗封授他少保，河南河北各路招討使。皇帝十分高興，連番召見嘉勉。岳飛更激勵將士們說：“待直搗黃龍府，再與諸君痛飲慶功！”

不幸，朝中當權的主和派，以宰相秦檜為首，不願見武將們建功。秦向皇帝進讒言，不許岳飛孤軍深入；並說是甚“岳家軍”，“韓家軍”，“張家軍”等，已成為軍閥，只知有將帥，不知有天子。高宗慌起來，問秦檜如何應付。秦檜表示忠君，為皇帝著想，建議把這些雜牌軍的將領們內調，任以樞密使等頭銜，架空他們。然後，進一步誣指岳飛要造反，下在獄中審問；最後，雖然查無實據，還是以“莫須有”（或許有）的罪名，把岳

飛暗地絞死。死時年僅三十九歲。這樣，中興的希望，就絕滅了。

岳飛有一闕“滿江紅”詞，是現代人還知道的。

滿江紅

怒髮衝冠，憑欄處，瀟瀟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長嘯，壯懷激烈。三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。莫等閒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。靖康恥，猶未雪；臣子恨，何時滅？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。壯志飢餐胡虜肉，笑談渴飲匈奴血。待從頭，收拾舊山河，朝天闕。

這詞忠心恢復中原的壯志豪情，充分的流露出來，使愛國的人無不感動。只是他把過分“愛國”些，真箇“盡信書”像孟子所說的，把人民，社稷，放在了皇帝寶座的前面。

岳飛的復國計畫，不止一次的受到阻撓。他所書“還我河山”的大草，今天看來仍然堅定飛揚。

皇帝接納了秦檜的奸計，在一天內，連下十二道金牌令，急調岳飛回朝。據說，在回京途中宿驛，岳飛心緒很亂，睡不著覺，作了這闕詞：

小重山

昨夜寒蛩不住鳴，驚回千里夢，已三更。起來獨自繞階行，人悄悄，簾外月朧明。
白首為功名，舊山松竹老，阻歸程。欲將心事付瑤琴，知音少，弦斷有誰聽？

是那個不眠的秋夜，岳飛雖然還不知道有人敢害死他，卻意識到他的“心事”難以實現的困擾，他的“知音少”。太少了，少得可憐。為甚麼呢？

我們該問：為甚皇帝那麼愛秦檜，喜歡聽他的話？和平真的那麼可貴？難道恢復中原，興旺大宋不夠好嗎？

是的，那是大好事。只是伶俐的秦檜，徹底的知道人的徹底自私，自己的寶座比國恥更要緊。如果真箇恢復了中原，但那將是誰的？岳飛念念不忘的“靖康恥”，卻是把趙構扶上皇帝帝位的力量啊！皇帝的冠冕是決不能讓給別人的！後人有說：“岳飛不死金必亡，迎還二聖無建康！”所以岳飛自以為“精忠報國”，如果不是過分信孟子，就是全忽視“國”與“君”之間有矛盾。岳飛正直的人，不是精明的政客，也不願作政客，所以沒有選擇的是烈士，是悲劇人物。

過了一代，關係個人利益的皇帝崩逝了。到了孝宗皇帝，終於醒悟過來，下詔復岳飛官，諡號“武穆”。孝宗的孫子寧宗，晉封為鄂王，改諡“忠武”，已經少人注意了，一般仍稱岳武穆。

後來到了明朝正德八年（1513年），有人用鐵鑄造了“四人幫”奸黨（秦檜，其妻王氏，万矣偈，張俊），跪在西湖畔

的岳墓前，受後世旅遊者的打擊唾罵；不過，這不是歷史，只是民意的表現。其實，忽略了秦檜不過是逢迎皇帝的心意。

三百多年之後，另一個歷史悲劇重演。

明朝的英宗正統十四年，蒙族的部落瓦剌也先入寇。皇帝接受宦官寵臣的意見，貿然率軍親征；在河北土木堡全軍潰敗，皇帝被俘虜北去，史稱“土木之變”。

消息傳到北京，群情惶惶，不知該怎辦。有人主張棄城逃避敵人，遷都南京。當時的兵部左侍郎（相當於副國防部長）于謙，字廷益，錢塘人，留京籌畫軍事，主張堅守拒敵；立皇帝的弟弟郕王祁鈺繼位，以絕也先之念，是為景宗，改元景泰。于謙升任兵部尚書，總領軍事，成為國家的屏障，社稷的重臣；不僅嚴密防守京都，並與各路勤王兵馬乘時出擊，屢勝侵入的敵軍。瓦剌進攻不逞，就挾英宗勒索重幣贖價。于謙絲毫不肯軟化，把被俘虜的皇帝當作沒有價值，任憑敵人如何處置。也先眼看俘虜成為無用的累贅，不久，就主動請和，把俘虜英宗放回。歸俘被尊為太上皇。

現在輪到明朝廷頭痛了。石亨，曹吉祥等一般奸佞分子，聯合宦官，趨附英宗，妒恨于謙。景泰八年（1457年），竟然發動奪門之變，迎英宗復位，向朝臣宣讀帝諭，廢景宗皇帝，逮捕了于謙和大學士王文，誣陷他們謀反。英宗知道于謙存社稷有大功，但心底下忘不了從前的拒敵策略，不把他的安全當一回事，也就附和眾議，把于謙綁赴市曹處決，並且抄家。

于謙有“詠石灰”的詩以言志：

千錘萬鑿出深山 烈火粉身若等閒
粉身碎骨終不悔 長留清白在人間

像岳飛一樣，又是一個愛國有罪的烈士。只是“石灰”並沒有漂白人的內心，到處依然是污穢骯髒的黑金政治。天下烏鴉一般黑，直到現在，人間清白到底有多少？是值得考量的。

到了英宗的孫子孝宗弘治年間，皇帝照例醒悟過來，追諡為“肅愍”。再過三代以後，神宗萬曆年間，改諡“忠肅”。遲了的正義不是正義，並沒多大意義；只表明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矛盾不存在了。

綜觀歷史上的問題，多是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矛盾。在這種情形下，慣例是個人利益至上。

古代以色列的歷史上，也這樣用殉道者的血寫成的。耶穌總結說：

“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！因為你們建造先知的墳，修飾義人的墓，說：‘若是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，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血。’這就是你們

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。”(太二三：29 - 31)

歸根結柢說，人的本性壞了，不可救藥的自私，中外並無分別。

法國的頭號英雄最高領袖拿破崙(Napoleon Bonaparte, 1769-1821)，在崩逝之前才說：他一生想到國家的時候很少。也許，那是在晚年愧悔皈信基督的誠實話。

其實，絕大多數的人，幾乎是所有的人，都是“我”字當頭。這樣，忠於甚麼，從何說起？

彭玉麟（雪琴）性剛直，曾有詩云：“欲除煩惱須無我，歷盡艱難好作人。”“無我”無從作起，艱難倒是真實的事。

這樣看來，國家的衰亡，不是因為外敵多麼強大，而是因為人內心的自私在作祟，斲傷國家的元氣，殘害忠良。

耶穌說：“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”（太一六：24）可惜，能夠捨己的人，究竟是稀少的，因此，跟隨主的人，在天國的路上，也就不免於經歷艱難了。但持守原則的人，會在人間留下佳美的腳蹤，在天是蒙神記念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